

周
易
禪
解

周易禪解卷第七

北天目道人滿益智旭著

下經之三

三三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家有妻妾則豐。國有多士則豐。觀心有事禪助道則豐。豐則必亨。然非王不足以致豐。豐則可憂而勿徒憂。但宜如日之明照萬彙可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

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明而不動。動不以明。皆非王者之道。皆不可以致豐。故惟王乃能尚大耳。所謂勿憂。宜日中者。亦非止之令其不昃。正宜用其明以照天下。則不爲豐所蔽也。至于具食盈虛。雖天地不能違時。徒憂何益。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折獄如電之照。致刑如雷之威。天之雷電偶一至。

焉。常至則物必壞。君子之用刑獄不得已爾。輕用則民必傷。天之雷電必在盛夏。君子之用刑獄必于豐樂康阜之時。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他卦六爻每以陰陽相應爲得。所謂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也。惟豐六爻則陽與陽相得。陰與陰相得。所謂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也。初九剛正遇九四爲其配主。互相砥礪。故雖旬无咎而往有尚。若不

速往。至于過旬。不免日中則昃而有災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爲離之主。至明者也。上與六五柔中合德。可以互相資益。而六五爲九四所隔。如豐其蔀而日中見斗者焉。夫六五變友。可以誠感。而不可以急應。故往則反得疑疾。惟有孚發若則吉。蓋信以除疑。發以撤蔀也。蔀本无實。因疑故有。志發則疑除。疑除則蔀撤而見九二之日矣。五本賢君。故其志

可發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以剛正而居離體。可以照天下者也。應于上六。陰陽交而霑然大雨。故于日中。但見水沫紛飛。失王假尚大之事。終不可以有爲矣。明莫若左。動莫若右。上六居震之極。妄動自傷。故在九三。如折右肱。此上之咎。非三咎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

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以陽剛爲震之主。與雲蔽日。故爲豐蔀見斗。幸遇初九剛正。如日方升而往。有尚。力能等我而爲夷主。相與摧散陰霾。行照天下。不失豐亨之義。故吉也。六二之豐蔀見斗。乃指六五被九四所蔽。今九四則自豐其蔀。致使日中見斗。故以位不當。幽不明責之。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柔中居尊。而六二以信發之。雖全賴彼離明之德。

亦實由我能來之也。君臣合德。天下胥蒙其慶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閔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閔其無人。自藏也。

以陰居陰。處震之極。豐之上。拒絕離明。惟恐容光
之或照及我也。故豐其屋。則堂高數仞。飛檐斜楹。
若欲翔于天際者。蔀其家。則多設覆蔽。深自藏隱。
縱闕戶而閔。若無人者。此乃從閤至閤。雖至三歲。
猶不相覿。凶何如哉。三歲言其甚久。亦以隔于九
三共三爻故。

三三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次豐之後。明旅也。豐以尚太。旅以小亨。貞豈有大小哉。在大則大。在小則小。要不失其貞而已。不失其貞。則无往而不吉矣。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在外故名爲旅。處旅莫尚于柔。用柔莫貴于得中。得中則能順剛。而天下无難處之境矣。止故能隨。

寓而安麗明故能見機而作此旅之貞卽乾之貞
卽坤之貞卽大易之貞也從來大聖大賢自天子
至于庶人无不全以乾坤大易之貞而處旅无不
卽于旅時而具見乾坤大易之貞者詎可以造次
而忽其時義之大哉佛法釋者下三土无非旅泊
于三土中作大佛事故時義大若以寂光法身視
之仍名小亭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如亭舍。火如過客。君子之省方巡狩也。法離之

明法良之慎。故刑可用。而獄不可留。蓋設使畱獄不決。則不惟失離之明。亦且失良之慎矣。觀心釋者。念起卽覺。覺卽推破。不墮掉悔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陰柔在下。不中不正。旅而瑣瑣者也。瑣瑣。猶云屑屑。由无高明遠大之志。所以自取其災。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當旅之時。各以在上相近之爻爲次。爲處。爲巢。而

陰宜依陽。陽宜附陰。今六二陰柔中正。順乎九三之剛。故爲卽次。以陰居陰。而在艮體。爲懷其資。下有瑣瑣之初六。而无二心于我。爲得童僕貞。夫卽次懷資。猶屬外緣。得童僕貞。則由內德。有德如是。可謂旅貞吉矣。故終无尤。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三以四爲其次。而以陽遇陽。又屬離體。故焚其次。而亦可傷矣。又復過剛不中。處此旅時。猶不知所

以善與其下。致使童僕離心遠去。此豈人之罪也哉。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君子行役。志元不在資斧。九四近附六五。聊可處矣。以陽居陰。陰爲資斧。猶云資糧。可以致用。故名資斧。然五方在旅。不能卽大用。我以行其志。故雖獲于處。而猶未得位也。旣未得位。故雖得其資斧。而于行道之心。仍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此正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也虛心以招
天下之賢以濟吾旅如射雉者雖或亡其一矢終
必得雉故人譽之天命之矣蓋以人合天天必祐
之名爲上逮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處旅莫尚于柔今以剛不中正而在離極更无覆
護之者如鳥焚其巢矣先則以處高爲樂故笑後

則以焚巢无歸故號咷。離本有牝牛之德。乃以任剛傲慢。不覺喪之。凶何如哉。然巢之焚。由其以旅在上。乃是高亢加人。故義能招之。豈可歸咎于命數。牛之喪。由其不知內省。驕矜自是。故禍生于所忽。而終莫之聞。豈可怨尤于他人。

三三

巽下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善處旅者。无入而不自得。不巽則无以自容矣。巽以一陰入于二陽之下。陰有能而順乎陽。以致用。

故小亨而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觀心釋者增上
定學宜順于實慧以見理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
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君子之在旅也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民有能而順
乎君君則殷勤鄭重申吾命以撫綏之蓋由剛巽
乎中正之德故其志得行故柔皆順之也剛不中
正則不足以服柔柔不順剛則亦不得小亨矣利
有攸往利見大人正所以成其小亨不往不見何

以得亨也哉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必相隨繼至乃可以鼓萬物君子必申明其命篤行其事乃可以感萬民故曰君子之德風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巽之主也巽主于入而陰柔每患多疑故或進而且退夫天下事本无可疑特其志自疑耳決之以武人之貞則志治而天下事不難治矣此所

云武人之貞。卽彖所云有攸往而見大人者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五陽剛中正爲巽之主。如坐牀上。則九二巽德之臣固宜在牀下矣。然以剛中得初六之順。未免有僭竊之嫌。故必用史以紀吾所行。用巫以達吾誠。惴紛若不敢稍疎。乃得中而吉无咎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以剛居剛。非能巽者。勉強學巽。時或失之。蓋志窮。

則不止于志疑疑可治而窮則吝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陰柔得正爲巽之主順乎九五陽剛中正之君此
休休有容之大臣天下賢才皆樂爲用者也故如
田獲三品而有功三品者除九五君位餘三陽皆
受其羅網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雖有其德苟无其位則不敢變更雖有其位苟无

其德則不能變更九五蓋德位相稱者也故得其
巽之貞而亦吉亦悔亡亦无不利然事既變更則
是无初變更得正所以有終又必丁寧于未更三
日之先且豫揆度于既更三日之後則吉也盤庚
以之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
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以陽剛居卦上舉凡九五九二之能巽者皆在我
牀下矣而我方上窮而不知故初六六四之資斧

皆爲二五所用而不爲我用其凶也是其正也何所逃乎

佛法釋六爻者初是世間事禪有進有退二是空慧宜史巫以通實相三是乾慧不能固守四是出世間禪多諸功德五是中道正慧接別入圓故无初有終上是邪慧滅絕功德

三三
兌下
兌上

兌亨利貞

入則自得自得則說自得則人亦得之人得之則

人亦說之矣。說安得不亨哉。然說之不以正。君子不說。故利貞焉。書云。无拂民以從已之欲。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則无情欲偏倚之私。柔外則无暴戾粗浮之氣。此說之至正。天地同此一德者也。以此德而先民。民自忘勞。以此德而犯難。民自忘死。卽此是說。

之太民自勸而胥化于善。非以我勸民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澤相麗則不枯竭。學有朋則不孤陋。以文會友。講習也。以友輔仁。習也。講而不習。則罔。習而不講。則殆。講則有言。不背于无言。習則无言。證契于有言。又講則卽无言。爲有言。習則卽有言。成无言矣。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剛正无應。和而不同。得兌之貞者也。无私故未有疑。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剛中則誠。內形外。自信其志。亦足以取信于天下矣。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六三爲兌之主。何以凶哉。乾得坤之上爻而爲兌。以陽爲體。以陰爲用者也。若內无其體。徒欲外襲其用。以來取悅于人。則亂義必矣。君子所以惡夫佞者。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允不可以不利貞也。三之來允。何足戀惜。乃不忍絕而商之心。必未寧。惟介然自斷。速疾勿遲。則有喜矣。大臣不爲諂媚所惑。天下且受其慶。不止一身有喜而已。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陽剛中正。誠內形外之至者也。故不惟可孚于君子。亦可孚于剝正之小人。使彼改惡從善。反邪歸正。而有厲焉。蓋既有其德。又有其位。故化道如此之盛耳。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亦爲兌主。然既无其體。惟思以悅引人。則心事亦曖昧矣。三欲來四。上欲引五。其情態同。而三不當位。故凶。上猶得正。故不言凶。

䷹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悅而後散之。謂公其悅于天下。而不獨樂其樂。故亨也。既能與民同樂。則上可以悅祖考。故王假有廟。遠可以悅四夷。故利涉大川。而悅不可以不正。

也故誠之以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九二剛來而不窮六四柔得位乎外而上順于九五此能擴充兌卦剛中柔外之德而渙其悅于天下者也安得不亨又九五居上卦之中此王假有廟以悅祖考之象乘巽木而涉坎水此遠悅四夷決定有功之象而貞在其中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不勞力而波濤普徧先王享帝以事天立廟以事先盡其一念誠孝卽足以感通天下恩波亦无不徧矣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居坎下受四之風而用拯拯則出水而登陸矣坎于馬爲美脊今初六順于九二故爲馬壯而吉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此正彖傳所謂剛來而不窮者也當渙時而來奔

據于机卓然安處中流得其自悅悅他之願故悔
亡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陰居坎體之上。六四上同。上九之風而渙之舉。體
散作波濤以潤于物。志在外而不在躬。故无悔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
吉。光大也。

此正彖所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也。陰柔得正
爲巽之主。上同九五。下无應與。盡渙其羣以合于

大公此則天下一家萬物一體名雖爲渙而實乃有丘矣聖人无已无所不已光明正太之道豈平常思慮所能及哉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主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發大號以與民同悅如汗之發于中而浹于四體蓋四之渙羣由五爲主而居于正位四乃得上同之是故大號如汗渙于外王居正位常在中故无

咎

易禪

卷七 下經渙

十五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血者坎之象。逖者遠也。人有大患爲其有身。常情執之。保爲已躬。正理觀之。乃膿血聚毒害本耳。上九用六四之風以渙六三之躬。六三可謂忘身爲國。故志在外而无悔。然非上六爲其遠害。則六三何能興利乎。合六爻言之。九二如賢良民收承流宣化。六四如名世大臣。至公无私。九五如治世聖王。與民同樂。上九如保傳司徒教民除害。初因此而出險。旣拔苦必得樂。故吉。三因此而忘我。旣遠

害必興利。故无悔也。

三三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水以風而渙。以澤而節。節則不潰不涸而可以常
潤。故亨。夫過于渙必竭。故受之以節。然過于節則
苦。又豈可常守乎。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得中則不苦。苦則窮。窮則不可以處常。不苦則說。說則并可以行險。惟節而當位。斯爲中正。惟中正。故通而不窮。天有四時。王有制度。皆所謂中正以通者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若冕旒若宗廟。若樂舞若階陛。若著龜若爵祿等。皆有其數以爲度。制使各得其節。則无過與不及。而不奢不儉。若見君若事親。若接賓若居喪等。皆根乎德以成行。議使各當其節。則无過與不及。而

可繼可傳。如澤節水。稱其大小淺深。要使不潰不涸而已。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節之義亦多矣。或時節。或裁節。或品節。或名節。或樽節。或符節。或節制。或節文。或節限。或節操。今且以時節言之。剛正而居下位。九二塞于其前。故順時而止。不出戶庭。既知裁節。則品節名節皆善矣。復以節制言之。上應六四。水積尚淺。故宜塞。使不流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若以時節言之，既在可爲之位，又有剛中之德，六三已闢其門，而乃上无應與，固守小節，豈非大失。復以節制言之，上對九五，水積漸深，便宜通之，使流，胡須阻塞，以致洪汎，豈非失時之極。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若以時節言之，陰不中正，居下之上，又爲悅主，故始則恣情適意，而不知節，若後則憂患洊至，而徒有嗟，若自取其咎，无可以咎誰也。復以節制言之，

上對上六。水已汎濫而澤口不能節之。徒有嗟若而已。將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若以時節言之。柔而得正。居大臣位。以承聖君。故爲安節。所謂太平宰相也。復以節制言之。下應初九。塞而不流。任九五上六之波及于物。而我獨享其安。故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陽剛中正。居于尊位。所謂當位以節者也。无過不

及故甘而吉。行之无敝。故往有尚。自居位中。故非失時極之九二所能阻礙。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若以時節言之。純陰而居節之極。固守不通。故其道既窮。雖正亦凶。彼執爲正。實非正也。惟悔而改之。則不窮。不窮則凶可亡矣。復以節制言之。水以流下爲其節操。六三兌口上缺。不能節制。故上六盡其流下之節。而不稍留。遂至枯竭而爲苦節。故曰其道窮也。

三三 先下
異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四時有節。故萬物信之。而各獲生成。數度德行有節。故天下信之。而成其感應。孚者。感應契合之謂。中者。感應契合之源也。由中而感。故由中而應。如豚魚之拜風。彼豈有安排布置。思議測度也哉。中孚而能若豚魚拜風。則吉矣。然欲致此道。則利涉大川。而又利貞。蓋不涉川。不足以盡天下之至變。不利貞。不足以操天下之至恒。不涉川。則不能以

境鍊心而致用。不利貞。則不能以理融事而立本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合全卦而觀之。二柔在內。則虛心善順。毫无暴戾之私。分上下而觀之。兩剛得中。則篤實真誠。毫无情欲之雜。兌悅則感人以和。巽順則入人必洽。故邦不祈化而自化也。信及豚魚。猶言信若豚魚。蓋

人心巧智多而機械熟失无心之感應不及豚魚之拜風者多矣。故必信若豚魚而後可稱中孚也。巽爲木爲舟。浮于澤上。內虛而木堅。故能无物不載。无遠不達。人之柔在內如虛舟。剛得中如堅木。斯可歷萬變而无敗也。夫中孚卽天下之至貞。惟利貞乃成中孚。此豈勉強造作所成。乃應乎天然之性德耳。試觀颶風將作。豚魚躍波。魚何心于感風。風何心于應魚。蓋其機則至虛。其理則至實矣。吾人現在一念心性。亦復如是不在內。不在外。不

在中間。不在過去。不在現在。不在未來。覓之了不
可得。可謂至虛。天非此。无以爲覆地。非此。无以爲
載。日月非此。无以爲明。鬼神非此。无以爲靈。萬物
非此。无以生育。聖賢非此。无以爲道。體物而不可
遺。可謂至實。夫十方三世之情。執本虛。而心體真
實。決不可謂之虛。天地萬物之理。體本實。而相同
幻夢。決不可謂之實。是故柔與剛。非二物。內與中
非二處也。知乎此者。方可名貞。方可涉川。方信及
豚魚而吉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感而風應。風施而澤受。隨感隨應。隨施隨受。此中孚之至也。君子知民之爲惡也。蓋有出于不得已者焉。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故于獄則議之。功疑惟重。罪疑惟輕也。于死則緩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如此則殺一人而天下服。雖死不怨殺者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皆是向

一念未生前下手。卽本體卽功夫。卽功夫卽本體。故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也。纔起一念。則名爲他。則志變而不燕矣。小人而无忌憚。行險徼倖。皆從此一念構出。可不虞之于初也哉。中孚以天地萬物爲公。若專應六四。便名有他。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吾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剛得中而居二陰之下。此正闇然日章者也。鶴鳴

子和感應並出于天然豈有安排勉強故曰中心願也。子无專指但取同德相孚之人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若以卦體合觀則三與四皆所謂柔在內者也。今以諸爻各論則六三陰不中正爲兌之主本應上九而彼方登天獨鳴不來相顧近得六四敵體同類故有時欣其所得則或鼓有時怨其所應則或罷有時遙憶上九則或泣有時且娛六四則或歌

皆由无德不能當位故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柔而得正陰德之盛者也故如月幾望焉六三妄
欲得我爲匹我必亡其匹絕其類乃上合于天地
萬物爲公之中孚而无咎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陽剛中正居于尊位德位相稱天下信之攣如而
不可移奪者也然亦止盡中孚之道而已豈有加
哉故但曰无咎亦猶圓滿菩提歸无所得之旨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剛不中正。居巽之上。卦之終。自信其好名。好高情。
見而不知柔內得中之道者也。如雄雞捨其牝而
登鳴于屋。已爲不祥。况欲登天。天不可登。人必以
爲怪而殺之矣。何可長也。

三三

艮下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

君子之制數度。議德行也。使其節如天地四時。則

豚魚亦信之矣。夫豈有過也哉。自其不能應乎天者。以有他而不燕。故過或生焉。然過從求信而生過。則小矣。過生而聖賢爲之補偏救弊。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類。未免矯枉過正。此亦所謂小過也。夫求信而成小過。其過可改也。故亨。矯枉而爲小過。其過可取也。故亨。然必要于得正而已矣。貞則小過便成无過。不貞則小過將成大過。是故當小過時。但可爲小事。以祈復于无過之地。不可更爲大事。以致釀成不測之虞。譬如飛鳥

已過遺我以音不宜上而宜下。上則音啞而我不
得聞。下則音揚而我得聞之。得聞鳥音以喻得聞
我過而速改焉。則復于无過之地。過小而吉乃大
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
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
而下順也。

小者。卽小事。小事有過。故仍不失其亨。設大者過

則必利有攸往乃亨矣。惟與時行故雖過不失其
貞。彖但言貞傳特點出時行二字。正顯時當有過
則過乃所以爲貞。倘不與時行雖強欲藏身于无
過之地亦不名爲貞也。且人有剛柔二德任大事
則宜用剛處小事則宜用柔。今此卦柔得其中得
中則能與時行。故小事吉。剛失位而不中不中則
不能與時行。故不可以大事。且卦體中二陽爻如
鳥之背。外各二陰如舒二翼。有似飛鳥之象。鳥若
上飛則風逆而音啞。鳥若下飛則風順而音揚也。

錢啓新曰大過大者過也曰剛過而中。小過小者過也曰柔得中。其所謂過皆有餘之謂大成其大如獨立遯世等事。小成其小如過恭過哀過儉等事。初不是過剛過柔更不是過中。故大過之後受之以坎離之中。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未濟之中。君子以天下與世論須是大過。以家與身論須是小過。大過以剛大有餘爲用。剛中之能事。小過以柔小有餘爲用。柔中之能事。剛中又巽兌二柔之用。柔中又震艮二剛之用。都不是過中之過。又匪

易禪

卷七 卜筮小過

二十五

專以坎爲剛中。離爲柔中。故隨小大而皆亨。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吳草廬曰：恭以救傲，哀以救易，儉以救奢。救其過以補其不足，趣于平而已。所謂時中也。項氏曰：曰行曰喪曰用，皆見于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陰不中正，上應九四，宜下而反上者也。凶決不可。

救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設欲上進。則必過九四之祖。遇六五之妣。然兩陰不相應。而六二陰柔中正。居于止體。故不復上及六五之君。但遇其九四之臣。以知九四雖臣而實有德。決不可過故也。二與四同功而異位。故有相遇之理。太公避紂而遇文王。此爻似之。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

也

重剛不中而應上六。如鳥身不能爲主。反隨翼而高飛。旣弗肯過。防閑之。必有從而戕之者矣。其凶何如。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三。信其剛正。自以爲无咎者也。乃弗防而致戕。九四居位不當。自知其有咎者也。乃周公許其无咎。何哉。蓋人惟自見有不足處。方能過于省察。堯

舜其猶病諸文王望道未見孔子五十學易伯玉
寡過未能皆此意耳四與初應故弗過而遇之但
使初來聽命于四則四爲主而无咎設使四往聽
命于初則初反爲主喜上而不喜下初得凶而四
亦甚厲矣故必戒而勿用須是永守其不宜上宜
下之貞乃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
不雨已上也

陰柔不正下无應與雖爲天下共主膏澤不下于

民如雲自西郊雖密不雨者焉乃使九四之公坐收下位羣賢如弋彼在穴而不費力蓋由六五之已上違于不宜上宜下之貞故也此如紂不能用太公反使文王取之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下應九三而陰居動體卦極方與初六鼓翰奮飛故弗遇九三而竟過之一切飛鳥皆悉離之遺羣獨上身死羽落而後已其凶也蓋天擊之故曰災

皆其災也。實自取之。故曰已亢。桀紂亡國。亦僅失其不宜上宜下之貞所致而已。豈有他哉。設肯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何以至此。

三三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君子之干事也。恭以濟。傲以濟。易儉以濟。奢。凡事適得其中。則无不濟者矣。无不濟。故亨。不惟在大而亦及小。蓋无所不亨者也。然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乃萬古之正理。試觀舟不覆于龍。

門而覆于溝渠。馬不蹶于羊腸。而蹶于平地。豈謂
溝渠平地反險于龍門羊腸哉。禍每生于不測。患
莫甚于无備。故也。故必利貞以持之。不然。方其初
得。既濟。皆以爲吉。終必以此致亂。不可救矣。如水
得火。濟而可飲可用。然設不爲之防閑。則火炎而
水枯。水決而火滅。不反至于兩傷乎。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
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小者尚亨。則大者不待言矣。六十四卦。惟此卦剛

柔皆當其位故貞六二柔得其中爲離之主。以此濟水。水方成用。故初吉。然設以爲旣无不濟便可終止。則必致水決火滅。火炎水枯之亂。或任其火燼水竭。故曰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方其旣濟。似未有患。患必隨至。故君子深思而豫防。卽象所謂利貞者也。說統云。體火上之水以制火。而防其溢。體水下之火以濟水。而防其烈。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六爻皆思患豫防之旨也。既濟則初已濟矣。輪猶曳而若欲行。尾猶濡而若欲渡。无事不忘有事。防之于初。則不至于終亂。故義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君位。二以陰柔中正應之。必有小人欲爲離間而竊其茀者。二得中道。故安然不尋逐之。惟勿逐。乃七日自得。逐則失中道而弗得矣。勿逐二字。卽思患豫防之妙。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

之憊也

以重剛居明極。高宗伐鬼方之象也。然且三年克之。困憊甚矣。況剛明未必如高宗者乎。況可用小人以窮兵黷武殃民賊國乎。奈何不思患而豫防之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美帛曰繻。敝絮曰袽。繻必轉而爲袽。可无戒乎。潘雪松云。四居三之後。離明盡而坎月方升時也。在三已稱日昃之離。在四何可忘終日之戒。萬益曰。

疑卽是思患豫防之思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離東坎西下卦盡離明之用以致濟猶如殺牛九五以坎中剛正之實德而享受之曾不費力猶如禴祭蓋雖有其德苟无其時不能致此雖有其時苟无實德亦不能致此也而思患豫防之旨則在以誠不以物中見之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以陰柔居險之極。在濟之終。所謂終止則亂。不能
思患豫防者也。如渡水而濡其首。不亦危乎。

三三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既有既濟。必有未濟。以物本不可窮盡故也。既有
未濟。必當既濟。以先之既濟。原從未濟而濟故也。
是以有亨道焉。然未濟而欲求濟。須老成須決斷。
須首尾一致。倘如小狐之汔濟而濡其尾。則无所
利矣。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六五之柔得中。所謂老成決斷而能首尾一致者也。未出中。言尚未出險中。此時正賴老成決斷之才識。首尾一致之精神。而可不續終如小狐乎。然雖不當位而剛柔相應。則是未濟所可以可亨之由。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物之性不可不辨。方之宜不可不居。故君子必慎。

之也。如火性炎上。水性潤下。此物之不可不辨者也。炎上而又居于上。不已亢乎。是宜居下以濟水。潤下而又居于下。將安底乎。是宜居上以濟火。此方之不可不居者也。如水能制火。亦能滅火。火能濟水。亦能竭水。又水火皆能養人。亦皆能殺人。以例一切諸物。无不皆然。辨之可弗詳明。居之可弗斟酌耶。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陰柔居下。无濟世才。將終于不濟而可羞矣。豈知

時勢已極。固易爲力者哉。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剛而不過。以此曳輪而行。得濟時之正道者也。由
其在中。故能行正。可見中與正。不是二理。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陰不中正。才德俱劣。故往必得凶。然時則將出險
矣。若能乘舟以涉大川。不徒自恃其力。則險可濟
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

貞吉悔亡。志行也。

剛而不過。如日方升。得濟時之德之才之位者也。故貞吉而悔亡。于以震其大明之用。伐彼幽暗鬼方。三年功成。必有賞于大國矣。濟時本隱居所求之志。今得行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柔中離主以居天位。本得其正。本无有悔。此君子之光也。又虛已以孚九二。而其暉交映。天下仰之。

吉可知矣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六五之有孚吉。天下已既濟矣。故上九守其成而有孚于飲酒。乃與民同樂无咎之道也。然君子之于天下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苟一任享太平樂而无競業惕厲之心。如飲酒而濡其首。吾信其必失。今日此樂。以彼不知節故。節者如天地之四時。必不可過。亦謂之極。初六柔疑太過。故

云亦不知極。上九剛信太過。故云亦不知節。知極知節。則未濟者得濟。已濟者可長保矣。

周易禪解卷第七

弟子崇存大弘全募刻

周易禪解卷第八

北天目道人漢益智旭著

繫辭上傳

伏羲設六十四卦令人觀其象而已矣。夏商各于卦爻之下繫辭焉以斷吉凶。如所謂連山歸藏者是也。周之文王則繫辭于每卦之下。名之曰彖。逮乎周公復繫辭于每爻之下。名之曰象。孔子既爲彖傳象傳以釋之。今又統論伏羲所以設卦文周所以繫辭。其旨趣綱領體度凡例。徹乎性修之源。

通乎天人之會極乎巨細之事貫乎日用之微故名爲繫辭之傳而自分上下焉

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易理天地萬物所從建立也卦爻陰陽之易書法天地萬物而爲之者也易知簡能之易學玩卦爻陰陽而成之者也由易理方有天地萬物此義在下文明之今先明由天地萬物而爲易書由易書而成易學由易學而契易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先明由天地萬物而爲易書也。易之乾坤卽象天地。易之貴賤卽法高卑。易之剛柔卽法動靜。易之吉凶卽法方物。易之變化卽法形象。是故易之有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而變化无窮。猶天地之有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而萬物皆備。蓋无有一文一字。是聖人所杜撰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明由易書而成易學。由易學而契易理也。萬物雖多。不外天地。易卦雖多。不出乾坤。聖人體乾道而爲智慧。智慧如男。體坤道而爲禪定。禪定如女。智如金聲。始條理。定如玉振。終條理。智則直心正。

念真如故易知而无委曲之相定則持心常在一
緣故簡能而无作輟之岐正念真如故吾无隱乎
爾而易知持心一緣故无入不自得而易從易知
故了知生佛體同而有親易從故決能原始要終
而有功有親不惟可大而又可久卽慧之定也有
功不惟可久而又可太卽定之慧也德業俱備以
修顯性故得理而成位矣易理本在天地之先亦
貫徹于天地萬物之始終今言天下之理者以旣
依理而有天地則此理卽渾然在天下也亦以孔

子既示爲世間聖人故且就六合內言之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惟其易理全現乎天地之間而人莫能知也故伏羲設卦以詮顯之文周又觀其象繫辭焉而明吉

凶以昭告之順理者吉逆理者凶也。夫易理本具剛柔之用而剛柔各有善惡之能。剛能倡始而過剛則折。柔能承順而過柔則靡。然剛柔又本互具剛柔之理。故悟理者能達其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卽失理得理之象也。悔吝者乃憂于未然慮于事先之象也。知吉凶之象則必爲之進退而勿守其窮。故變化者明示人以進退之象也。知悔吝之方則必通乎晝夜而善達其用。故剛柔者明示人以晝夜之象也。然則六爻之動一唯詮顯三

極之道而已。三極之道。卽先天易理。非進非退。而能進能退。非晝非夜。而能晝能夜。天得之以立。極于上。地得之以立。極于下。人得之以立。極于中。故名三極之道。乃卽一而三。卽三而一之極理也。夫易理既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人而人。是故隨所居處。无非易之次序。祇須隨位而安。只此所安之位。雖僅六十四卦中之一位。便是全體三極全體易理。不須更向外求。而就此一位中。具足无量无边變化。統攝三百八十四種爻辭。无有不盡。是可

樂而玩也。平日善能樂玩。故隨動皆與理合。縱遇變故。神恒不亂。自能就吉遠凶。此乃自心合于天理。故爲理之所祐。豈徼倖于術數哉。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承上居則觀其象。而言象者莫若彖也。動則觀其

變而言變者莫若爻也。彼彖爻所言吉凶者乃示人以失得之致。使人趣得而避失也。所言悔吝者乃示人以小疵。使勿成大失也。所言无咎者乃示人以善補其過。使還歸于得也。是故位以列其貴賤。使人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也。卦以齊其小大。使人善能用陰用陽。不被陰陽所用也。辭以辯其吉凶。使人知吉之可趣。凶之可避也。此其辯別之端甚微。非觀象玩占者不能憂之。此其挽回之力須猛。非觀變玩占者不能震之。是故卦有小大。辭有

險易。蓋明明指人以所趨之理矣。所趨之理。卽吉道也。自非全體合理決。不能有吉无凶。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夫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者。正以辭能指示究竟所趨之理故也。易辭所以能指示極理者。以聖人作易本自與天地準。故能彌合經綸天地之道也。聖人之作易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知天文地理之可見者。皆是形下之器。其事甚明。而天文地理所以然之故。皆不出于自心一念之妄動。妄靜。動靜无性。卽是形上之道。其理甚幽。此幽明事理不二而二。二而不二。惟淡觀細察。乃知之也。原其所自始。則六十四始于八。八始于四。四始于二。二始于

一。一何始乎。一既无始。則二乃至六十四皆无始也。无始之始。假名爲生。反其所以終。則六十四終只是八。八終是四。四終是二。二終是一。一終是无。无何終乎。无既无終。則一乃至六十四亦无終也。无終之終。假名爲死。由迷此終始。死生无性之理。故妄于天地間。攬精氣以爲物。游魂靈以輪迴六道而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也。聖人既如此。仰觀俯察。乃至鬼神之情狀。皆備知。已然後作易。所以易則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也。依易起知。知乃周。

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也。依易起行。行乃旁
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也。知行具足。則安土
敦仁。廣度合識。故能愛也。是以橫則範圍天地之
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豎則通乎晝夜之道
而知。橫徧豎窮。安有方所。旣无方所。寧有體相哉。
神指聖人。易指理性。非无體之易理。不足以發无
方之神知。非无方之神知。不足以證无體之易理。
旁行者。普現色身三昧。現形六道也。不流者。不隨
六道惑業所牽也。樂天者。恒觀第一義天也。知命

者善達十界緣起也。安土者三塗八難皆常寂光也。敦仁者於一切處修大慈大悲三昧也。晝者涅槃夜者生死。了知涅槃生死无二致故。三世一照名爲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

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夫易雖无體。无所不體。非離陰陽形體而別有道也。一陰一陽。則便是全體大道矣。然非善稱理以起修者。不能繼陰陽以立極。而卽彼成位于中者。全是本性功能。乃世之重力行者。往往昧其本性。是仁者見之謂之仁也。世之重慧解者。往往不尚修持。是知者見之謂之知也。百姓又日用而不自知。故君子全性起修。全修顯性之道鮮矣。然仁者雖但見仁。而仁何嘗不從知以顯。知者雖但見知。

而用何嘗不隨仁以藏。仁體至微而恒顯。知用至露而恒藏。此卽一陰一陽之道。法爾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不與聖人同憂。且指易之理體而言。其實聖人之憂亦不在理體外也。且聖人全體易理。則憂亦非憂矣。包含天地萬物事理。故爲富有變化不可窮盡。故爲日新業業之中具盛德。德德之中具大業。故爲生生。凡德業之成乎法象者。皆名爲乾。不止六陽一卦爲乾。凡效法而成其德業者。皆名爲坤。不止六陰一卦爲坤。極陰陽

之數而知數本無數從無數中建立諸數便能知
來卽謂之占非俟揲著而後爲占旣知來者數必
有窮窮則必變變則通通則久卽是學易之事非
俟已亂而後治已危而求安之謂事終日在陰陽
數中而能制造陰陽不被陰陽所測故謂之神自
富有至謂神五句贊易理之无體極數三句贊聖
神之无方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一其動

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一其動也闢。×
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
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上云生生之謂易。指本性易理言也。依易理作易
書。故易書則同理性之廣大矣。言遠不禦。雖六合
之外。可以一理而通知也。邇靜而正。曾不離我現
前一念心性也。天地之間。則備所謂徹乎遠邇。該
乎事理。統乎凡聖者也。易書不出乾坤。乾坤各有
動靜。動靜无非法界。故得大生廣生而配于天地。

既有動靜便有變通以配四時隨其動靜便爲陰陽以配日月乾易坤簡以配至德是知天人性修境觀因果无不具在易書中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

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夫聖人依易理而作易書。易書之配天道人事也如此。故孔子作傳至此。不覺深爲之歎賞曰。易其至矣乎。夫易乃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則高山頂立。故崇禮則深深海底行。故卑。崇卽效天。卑卽法地。蓋自天地設位以來。而易理已行于其中矣。但隨順其本成之性而不使一念之或亡。則道義皆從此出。更非性外有少法可得也。是故易

象也者不過是聖人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
其物宜者耳。易爻也者不過是聖人見天下之動
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者
耳。夫天下之物雖至賾總不過陰陽所成則今雖
言天下之至賾而安可惡。若惡其賾則是惡陰陽
惡陰陽則是惡太極。惡太極則是惡吾自心本具
之易理矣。易理不可惡。太極不可惡。陰陽不可惡
則天下之至賾亦安可惡乎。夫天下之事雖至動
總不出陰陽之動靜所爲。則今雖言天下之至動

而何嘗亂。若謂其亂。則是陰陽有亂。太極有亂。吾心之易理有亂矣。易理不亂。太極不亂。陰陽不亂。則天下之至動亦何可亂乎。是以君子當至賤至動中。能善用其擬議。擬議以成變化。遂能操至賤至動之權。蓋必先有中孚之德存于已。而後可以同人。孚德既深。雖先或號咷。後必歡笑。況本无睽隔者乎。然欲成孚德。貴在錯地之一著。譬如藉用白茅。則始无不善。又貴在究竟之不變。譬如勞謙君子。則終无不吉。倘勞而不謙。未免爲亢龍之悔。

尚藉非白茅未免有不密之失而所謂不出戶庭者乃真實慎獨功夫非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者所能竊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

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金雖至堅同心者尚能斷之。此所謂金剛心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苟誠也。誠能從地穩放。卽禪門所謂脚跟穩當者也。白茅潔淨而柔軟。正是第一寂滅之忍。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

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慎斯術也。以往。卽始而見終也。亦因該果。海義致恭以存其位。令終以全始也。亦果徹因源義。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

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事者。心事。器者。象貌。佛法所謂懷抱于結。使不應著袈裟者也。招字妙甚。可見致魔之由。皆由主人。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明河圖之數。卽天地之數。卽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太極无極。祇因无始不覺妄動。強名爲一。一卽屬天。對動名靜。靜卽是二。二卽屬地。二與一爲三。三仍屬天。二與二爲四。四仍屬地。四與一爲五。五仍屬天。四與二爲六。六仍屬地。六與一爲七。七仍屬天。六與二爲八。八仍屬地。八與一爲九。九仍屬天。八與二爲十。十仍屬地。十則數終而不可復加。故河圖止有十數。然此十數。總不出于天地。除天地外。別无有數。除數之外。亦別无天地可

見矣。總而計之。天數凡五。所謂一三五七九也。地
一數亦五。所謂二四六八十也。一得五而成六。六遂
與一合而居下。二得五而成七。七遂與二合而居
上。三得五而成八。八遂與三合而居左。四得五而
成九。九遂與四合而居右。既言六七八九必各得
五而成。則五便在其中。既言一二三四則便積而
成十。十遂與五合而居中。積而數之。天數一三五
七九共成二十有五。地數二四六八十共成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變化皆以此成。鬼神皆

以此行矣。有陰陽乃有變化。有變化乃有鬼神。變化者水火木金土生成萬物也。鬼神者能生所生能成所成各有精靈以爲之王宰也。變化卽依正幻相。鬼神卽器世間主及衆生世間主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扚。

衍乘也。大衍謂乘此天五地五之數而演至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河圖中天地之數共計五十。

有五。今以天五地五原非兩五。是其定數。以對于
七。亦是中數。一得之以爲六。二得之以爲七。三得
之以爲八。四得之爲九。復合一二三四以成于十。
故除中宮五數。以表數。卽非數。而惟取餘五十。
以爲大衍之數。以表從體起用。及揲著時。又于五十
數中。存其一。而不用。以表用中之體。亦表无用之
用。與本體太極實非有二。夫從體起用。卽不變隨
緣義也。用中之體。卽隨緣不變義也。將此四十九
策。隨手分而爲二。安于左右。象吾心之動靜。卽成

天地兩儀。次以左手取左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策之一。掛于左手之大指間。象人得天地合一之道。而爲三才。次四四以揲之。象天地間四時新新不息。次歸其所奇之策。扚于左手无名指間。以象每年必有閏日。又以右手取右策。執之。而以左手四四揲之。歸其所奇之策。扚于左手中指之間。是名再扚。以象五歲必有兩個閏月。是爲再閏。已上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共四營。而爲一變。取其所掛所扚之策。置之。然後再取左右揲過之策。而重合。

之重復分二掛。揲四歸奇故云再扚而後掛也。
是爲二變。又取所掛所扚之策置之。然後更取左
右揲過之策而重合之。重復分二掛。揲四歸奇
是爲三變。置彼三變所掛所扚之策。但取所揲之
策數之。四九三十六則爲○。四八三十二則爲一。
四七二十八則爲一。四六二十四則爲×。于是成
爻。○爲陽動。動則變陰。一爲陰靜。一爲陽靜。靜皆
不變。×爲陰動。動則變陽。故下文云四營成易。三
變成爻。十八變成六爻。則爲卦也。此著草之數及

易禪

卷八 繫辭上

十七

撰著之法乃全事表理全數表法示百姓以與知
與能之事正所謂神道設教化度无疆者矣謂之
大乘不亦宜乎若不以惟心識觀融之屈我義文
周孔四大聖人多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萬物之數也

九七皆乾而爻言其變故占時用九不用七一爻
三十六策則乾卦六爻共計二百一十六策也八

六皆坤而占時用六不用八。一爻二十四策則坤卦六爻共計一百四十四策也。合成三百六十策可當期歲之日。然一歲約立春至第二年春則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約十二月則三百五十四日。而今云三百六十適取其中。亦取大概言之。不必拘拘也。又合上下二篇六十四卦之策而總計之。陽爻百九十二。共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共四千六百八策。故可當萬物之數。夫期歲之日萬物之數總惟大衍之數所表。大衍不離河圖。

易禪

卷八

十八

河圖不離吾人一念妄動則時刻萬物又豈離吾人一念妄動所幻現哉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一變必從四營而成以表一念一法之中必有生住異滅四相三變成爻以表爻爻各具三才之道六爻以表三才各有陰陽十八變以表三才各各互具而无差別

八卦而小成

三爻已可表三才九變已可表互具故名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八可爲六十四。不過引而伸之也。三百八十四爻以定天下之吉凶。是在觸類而長之也。至于觸類而長。則一一卦。一一爻。皆可斷天下事。而裁成輔相之能事。无不盡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酢。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有一必有二。有二必有四。有四必有八。有八必有六十四。有六十四必有三百八十四。然三百八十

四爻。祇是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祇是八卦。八卦。祇是四象。四象。祇是兩儀。兩儀。祇是太極。太極。本不可得。太極不可得。則三百八十四皆不可得。故卽數可以顯道也。陰可變陽。陽可變陰。一可爲多多。可爲一。故體此卽數之道者。可以神其德行也。旣卽數而悟道。悟道而神明其德。則世間至賸至動。皆可酬酢。而鬼神所不能爲之事。聖人亦能祐之矣。先天而天弗違。此之謂也。人但知操著爲變化之數耳。若知變化之道。則无方之神。无體之易。皆

現于靈知寂照中矣。故述傳至此特自加子曰二字以顯咨嗟咏嘆之思。而史記自稱太史公曰乃本于此。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前文云君子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今言此四卽易所有聖人之道也。夫玩辭則能言。觀變則能動。觀象則可以制器。玩占則可以卜筮。決疑言也。動也。制器也。卜筮也。聖人修身治人之事。豈有外于此。

四者哉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君子學聖人者也學聖人者必學易善學易者舉凡有爲有行必玩辭而玩占果能玩辭玩占則易之至精遂爲我之至精矣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參者彼此參合之謂。伍者行伍定列之謂也。雖彼此參合而不壞行伍之定列。雖行伍定列而不壞彼此之參合。故名參伍以變。由彼此參合則其數相錯。由行伍定列則其數可綜。故云錯綜其數。舉凡河圖洛書之成象。揲著求卦之法式。无不皆然。非僅偏指一種也。陰陽各有動靜。故成天地之文。六十四卦各具六十四卦。故定天下之象。誠能觀象以通變。觀變以極數。則易之至變。遂爲我之至變矣。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易雖至精至變。豈有思慮作爲于其間哉。惟其寂然不動。所以感而遂通。誠能于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中。而契合其无思无爲之妙。則易之至神。遂爲我之至神矣。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由此觀之則易之爲書乃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者也。苟極其深則至精者在我而能通天下之志。苟研其幾則至變者在我而能成天下之務。苟從極深研幾處悟其无思无爲寂然不二之體則至神者在我故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謂聖人之道不全寄詮于易書中可乎。今有讀易而不知聖人之道者何異捨醇醲而味糟粕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

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此欲明易書之妙。而先示易理之大也。夫所謂易果何義哉。蓋是開一切物。成一切務。包盡天下之道者也。是故聖人依易理而成易書。以通天下之志。使人卽物而悟理。以定天下之業。使人素位而務本。以斷天下之疑。使人不泣岐而微徯。是故蓍

之德極其變化而不可測也。卦之德有其定理而不可昧也。爻之義盡其變通而未嘗隱也。夫蓍圓而神。卦方以知。爻易以貢。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聖人卽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所謂自明誠。謂之教。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故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不俟問于蓍龜而後知吉凶也。此惟古之聰明睿知。斷惑而无惑可斷者。乃能與于此耳。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

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夫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則又何俟。蓍龜之神物而後斷民之吉凶哉。但聖人能之。衆人不能。不藉蓍龜以示。則民不信也。是以明于借物顯理。乃天之道。因占決疑。乃民之習。故藉此蓍龜以開民用之前。而聖人亦示現齋戒。然後卜筮者正欲以此倍神明其德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

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

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
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
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是故德既神明，方知易理无所不在。且如闔戶卽
謂之坤，闔戶卽謂之乾。一闔一開卽是變往來不
窮。卽是通。見卽是象。形卽是器。隨所制用卽是法。
隨其民用出入卽是神。則乾坤乃至神明，何嘗不
卽在日用動靜間哉。凡此皆易理之固然，而易書
所因作也。是故易者，无任之理也。從无任本立一

切法所以易卽爲一切事理本源有太極之義焉。
旣云太極則決非凝然一法。必有動靜相對之機。
而兩儀生焉。旣曰兩儀則動非偏動。德兼動靜。靜
非偏靜。亦兼動靜。而四象生焉。旣曰四象。則象象
各有兩儀之全體全用。而八卦生焉。旣曰八卦。則
備有動靜陰陽剛柔善惡之致。而吉凶定焉。旣有
吉凶。則裁成輔相之道方爲有用。而大業生焉。易
理本自如此。易書所以亦然也。是故世間事事物
物。皆法象也。皆變通也。乃至皆深皆遠。皆顯皆隱。

也。而法象之大者莫若天地。變通之大者莫若四時。縣象著明之大者莫若日月。崇高之大者莫若天位之富貴。備物致用利天下者莫若天德之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定吉凶。令人知趨避。成亶亶使人進德業者。莫若蓍龜之神物。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卽從而則之。天地變化。聖人卽從而效之。天垂象。現吉凶。聖人卽從而擬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卽法而爲八卦九疇。然則易之有四象。所以示人動靜進退之道也。易有繫辭。所以昭告以

人合天之學也。易有吉凶定判。所以明斷合理之
當爲而悖理之不可爲也。故大有上九之辭曰。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吾深知其故也。夫天无私情。所
助者不過順理而已。人亦无私好。所助者不過信
自心本具之易理而已。誠能真操實履。信自心本
具之易理。思順乎上天所助。則便真能崇尚聖賢
之書矣。安得不爲天所祐而吉无不利哉。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
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

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
易之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
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
象。聖人有以見天地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
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
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

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文發明易理易書及聖人作易吾人學易之旨亦既詳矣然苟非其人苟无其德則隨語生解亦何以深知易理易書之妙致乎故更設爲問答而結歸其人其德行也夫書何能盡言言亦何能盡意然則聖人之意豈終不可見乎詎知聖意不盡于言而亦未嘗不寓于言聖言不盡于書而亦未嘗不備于書且如易書之中亦既立象以盡意聖

意雖多而動靜二機足以該之。故乾坤二象即可
以盡聖人之意也。又復設卦以盡情偽。動靜雖只
有二。而其中變態或情或偽不一而足。故六十四
卦乃能盡萬物之情偽也。又復繫辭焉以盡其言。
蓋舉天下事物。一一言之。則勞而難徧。今借六十
四卦而繫以辭。則簡而可周也。雖六十四卦已足
收天下事物之大全。而不知事事物物中。又各互
具一切事物也。故變而通之。每卦皆可爲六十四
而天下之利斯盡矣。雖有三百八十四爻動靜陳

設若不于中善用鼓舞使吾人隨處得見易理則亦不足以盡神而聖人又觸處指點以盡神矣雖復觸處指點然收彼三百八十四爻大綱總不出乾坤二法故乾坤卽易之緼藏也夫本因易理而有乾坤既有乾坤易卽立乎其中設毀此乾坤二法則易理亦不可見設不見易理本體則乾坤依何而有不幾至于息滅哉此甚言易外无乾坤乾坤之外亦无易也蓋易卽吾人不思議之心體乾卽照坤卽寂乾卽慧坤卽定乾卽觀坤卽止若非

止觀定慧不見心體若不見心體安有止觀定慧
是故卽形而非形者向上一著卽謂之道无形而
成形者向下施設卽謂之器道可成器器可表道
卽謂之變從道垂器從器入道卽謂之通自旣悟
道與器之一如以此化天下之民卽謂之事業矣
是故夫象也者不過是聖人見天下之賾而擬諸
其形容象其物宜者也夫爻也者不過是聖人見
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者也是以卦可極天下之賾辭可鼓天下

之動。變可盡。化裁之功。通可極。推行之妙。此終非
書之所能盡言。亦非言之所能盡意也。神而明之。
必存乎其人。而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又必存乎德
行耳。德行者。體乾坤之道。而修定慧。由定慧而徹
見自心之易理者也。

周易禪解卷第八

弟子顯喻募刻